

唱本

紅纓鞭

沈阳群众艺术馆編

紅纓鞭（唱詞）

庄稼人（二人轉）

新婚礼（二人轉）

三家喜（唱詞）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此书共輯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曲艺作品四篇。

唱詞《紅纓鞭》歌頌了一個農村知識青年克服重重困難，學會趕車技術的先進事迹；二人轉《庄稼人》描寫了一對男女知識青年熱愛農村、熱愛勞動，並積極向老農學習農業技術的故事；二人轉《新婚禮》反對了結婚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現象；唱詞《三家喜》頌揚了一位農村中醫熱情地為農民服務的先進思想。

這些作品適合農村業餘劇團演出，也可供農村知識青年當唱本閱讀。

紅 纓 鞭

沈阳群众艺术馆編



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沈陽市大西路二段同心東里12號）江寧省文化局書刊出版業登記證出字第3號
沈陽新華印廠印刷 江寧省新華書店發行

787×1092毫米 16開印張 14,000字 印數：1—20,000 1963年10月第1版
1963年10月第1次印刷 請一書名：T 10158 • 386 定價(5)0.07元

紅 纓 鞭 (唱詞)

孙 維 鈞

两套驃馬叫声欢，
三三五五齐議論，
四面圍个溜溜严。
五岁小孩拍手笑，
六旬老人贊声喧，
七次試車七次紅，
八次闖过合格关，
九次举行授鞭式，
十次揮起紅纓鞭。
紅纓鞭握在紅小伙的手，
紅纓鞭的故事到处傳。
唱的是青年車把馬占元，
人送綽号“馬响鞭”，
綽号里边含敬意，
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大人
叫，小孩喊，別人叫他他也
哼哼哈哈順口答言。
若問为啥送上这个綽号，
听我慢慢从头談。

他决心响应党的号召下乡种庄
田，
他告別了父母离开城市，
落户城东大孤山。
他和社員整天在一起，
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风、不
怕寒，春种、夏鋤、秋收、
冬打一年四季总不閑。
俗語說的真不假，
做什么也都是头三脚难，
手上磨起了大血泡，
骨节好象醋澆一样痠。
当真寒天不欺心火盛，
正是地硬最怕意志坚。
他一有閑空就向老农去請教，
歇气时他用草棍練习插秧田。
不到一年眼目前的农活全学
全，
干起活来不亚于一个老社員。

馬占元在队里听说说道，
从来不講一点价錢。
眼看田野庄稼要放倒，
拉地上場紧相連。
正在这时出了岔，
队长急的直轉圈。
全队三挂大車只有两个車老板
儿，
一个車把犯了关节炎。
熟練的車把不好找，
就得找个小青年。
哪知道找上两个都說不干，
不干就不干吧，他还講价錢。
張三說：“褲子多費多少条？
一天总坐車拖轍。”
李四說：“青年人誰和牲口打
交道，
想唠句喀都沒有人来答言。”
在这时队长想到人一个，
把这个工作交給了馬占元。
馬占元一用心盘算，
如同开水上下翻，
我是城里生来城里长，
赶大車使牲口岂不新鮮。
里里外外我都不会喊，
手里不知咋揚鞭。
又一想，队长分配應該服从，

不然怎配做个共青团員。
当场拜师，师傅外名叫“赶断
套”，
“赶断套”大車赶了三十年。
蹶蹦驃子假老二的馬，
都怕他手里那把鞭。
“赶断套”也看这个青年有造
就，
表示决心把艺傳。
师徒合同訂立好，
包教保学一个月时间。
有道是外行不解內行事，
可真是看花容易绣花难。
头一次拿起鞭子挨了馬“卷”，
二一回又把大車給赶翻。
在这时張三李四正把笑話看，
說东道西討人煩。
他俩說：“明明沒有弯弯肚，
硬要往下吞刀镰。
如果老鵠能捉兔，
誰还买鷹多花錢。”
馬占元一听心里火，
找到队长要交鞭。
队长說：“这点困难誰沒有
开拖拉机一定比这更要难。
只要是有恒心坚持下去，
铁杵磨針也自然。”

馬占元一听句句是理，
一个青年人哪能倒在困难面前。

师傅說：“赶車这活可要稳重，

不能毛手毛脚乱打鞭，
牲口脾气必須要摸透，
不能死拉死拽一步一鞭。
重車坡前喘喘气，
逗齐套杆过泥滩，
长途路上不打馬，
打鞭不打哑叭鞭。”

馬占元手甩鞭子打不响，
一連練了好几天。
一有空就向师傅去請教，
轉眼二十多天已过完，
眼看合同期滿時間到，
师傅要徒弟測驗一番。

这一天，大車飞行稀泥地，
师傅故意住了鞭，
馬一停蹄車輪陷，
徒弟接过师傅鞭，
只見他，一手揚鞭一手擎套，

叭叭叭，三个响鞭震破天，
嘩嘩嘩，馬蹄踏水稀泥濺，
咕碌碌，車輪飞轉出泥滩。
泥滩前边路更險，
橫着一个急轉弯，
馬占元不慌不忙撥驟套，
大車騎轍跨号很安全。
一連七次測驗七次紅，
社員豎指都称贊，
第八次师傅撒开手，
第九次手儿更熟練。
車前举行授鞭式，
老师傅拿着那把心爱的宝贝心
尖儿，晃一晃，直耀眼，搖一
搖，賽放鞭，大紅纓，紅纓
鞭，把它授給徒弟馬占元。
馬占元接过鞭子甩三甩，
叭叭叭三响震耳边，
車輪飞轉馬嘶叫，
迎接秋收搶时间。
“馬响鞭”的外号从此叫起。
紅纓鞭的故事到处流傳。

庄稼人(二人轉)

王英改編

女：鳥愛枝头蜂愛花，
男：魚愛長江駱駝愛沙。
女：有志青年熱愛勞動，
男：農家兒女喜愛庄稼。
女：表的是南王莊的王老漢，
老人家今年高壽六十八。
男：一輩子沒有離開庄稼地，
拿手的活兒是種棉花。
女：有兩個姑娘早就出嫁，
嫁給了東西二庄好人家。
男：大女婿生產隊里當隊長，
女：二女婿是支部書記更不差。
男：大女婿有個兒子叫滿圃，
女：二女婿有個閨女叫秀花。
男：張滿圃今年虛歲才十九，
女：李秀花打罷新春將十八。
男：兩個人都在南王莊初中把
書念，
女：吃午飯常常都在老爷家。

男：兩個人學習用功成績好，
女：老爷把他倆看成寶貝疙瘩。
男：他常說：“你們要好好學文化，
庄稼人識了字，就如同老虎生了翅，能飛遍海角共天涯。”
張滿圃一听這話很順耳，
女：李秀花把頭一晃小辮一扎撒。
撅着小嘴把老爷叫：“你張嘴就知道種庄稼。看你老腰彎背駝白了發，擺弄了一輩子土拉坷。到如今你還沒種够？”
男：老爷說：“你說這話可有点差。
常言道：七十二行農為本，

万丈高楼从平地往上搭，
咱要盖社会主义高楼大厦，

就必须多产粮食和棉花。
咱祖祖辈辈都是庄稼汉，
你不该瞧不起种庄稼。”

女：秀花说：“谁瞧不起庄稼汉，
这就叫各人有各人想法。”
男：满囤说：“她想上天！”
女：秀花说：“他想入地！”
男：王老汉看看满囤瞧瞧秀花：

“什么叫上天你讲上一讲，
什么叫入地你也答一答。”
满囤说：“秀花想开飞机
驾火箭，
上火星当一个宇宙飞行家！”

女：秀花说：“满囤想在土里
刨金豆，
想马上当个农业科学家！”
男：老爷说：“你们俩一个上
天去取宝，
一个在地上来栽花。
各人都走各人的路，

都为了咱们社会主义新中国
家。”

女：六〇年他二人初中毕业，
男：张满囤参加生产种庄稼。
女：李秀花投考了农业技校，
这一天录取书送到了家。
小秀花一阵风往外就跑，
到地里去找表哥满囤他。
只见他赶着黄牛正趟地，
满头是大汗两腿净泥巴。
秀花说：“我投考农校被录取，

明天就进城上学离开家。
学校说第二批新生明天还招考，

你赶快准备一下也去吧。”

男：满囤说：“我不想去投考什么农校，
就打算留在队里种庄稼。
反正咱俩是各走各的路，
你升学何必还把我来拉。”

女：“不是我升学来拉着你，
你不是想当个农业专家
吗。

这么好的机会你咋不去？
过了这个村可再没店家。”

男：“我就想当一个正经庄稼

汉。”

女：“难道你铁了心，摸一辈子牛尾巴！”

男：“摸牛尾巴也不容易，还必须多多请教老爷他。”

女：“咱们要驾铁牛来安电井，

你怎么老攥着一条牛尾巴！”

男：“你就要一步登天离开地，

要上天也得先把天梯搭。”

女：“你守着家边老不动，怎能叫遍地开花满天飞霞。”

男：“老爷说要盖起社会主义高楼大厦，

头一宗就得增产粮食和棉花。”

女：“那就要改变农村旧面貌，

要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

男：“总不能空着两只手，等着那拖拉机开到家。”

女：“咳，人家是为了你才改变志願，

你你你，你怎么一点也不

为了人家！”

说完话一甩辫子跑回去，就好像一只黄雀飞入云霞。

男：满囤他见此光景心一楞，心里头好象海潮翻浪花。

(夹白)“秀花！秀花！秀花！”

连喊三声，一声更比一声大，

女：李秀花越跑越快回了家。

男：李秀花上学走了半个月，张满囤念念不忘秀花她。几次想给她去上一封信，提起笔又不知道该写啥，心里翻浪花。

女：这一天接到秀花来的信，拆开看小字写的密密麻麻。

上写着：“满囤哥：近来可好？

转眼间咱分别半月多啦。我们这县农校规模很大，师生们三百多亲如一家，这半月课余时常想起你，一阵阵思前想后心乱如麻。

咱二人一块上山打过枣，
咱二人一块下河捞过虾，
咱二人一块上学学文化，
咱二人一块吃饭上姥家。
我媽常夸你是个内里秀，
你媽也常夸我是牡丹花。
我老爷早想成全这桩亲事，
我說年紀輕輕忙个啥；
你說再过十年也不晚，
我更同意你的看法。
实指望专心学习共同前进。
不料想双阳路口分了岔。
我来到农校里学习深造，
你为啥偏偏在家种庄稼？
论学习全校属你成绩好，
论品行老师也常把你夸，
为什么满园你不图上进？
听我话还是快来上学吧！
另外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明天俺学校请一位农业专家，
到我们学校来讲课，
题目是：怎样种棉花。
你一定要来听一次课，

校长说欢迎校外同学参加。”

男：张满园一宿也没睡好觉，
第二天去找老爷他。

“老爷，我今天想进城去一趟。”

女：王老汉一听笑哈哈：
“我今天也想进城去，
咱俩正好把伴搭。”

他二人吃完早饭把城进，
一路上边走边聊不觉乏。

男：转眼间来到了北关城下，
女：王老汉止住脚步把话发：
“你是看电影、看戏，随
你的便，

我要到农校去看看庄稼。”

男：满园说：“我也正想上农
校。”

女：老爷说：“是不是去看小
秀花？”

男：张满园闻听此言羞红脸，
“不不不，我是听专家讲
解种棉花。”

他二人来到农校把门进，
巧不巧，正好碰见李秀花。

女：李秀花一见老爷先惊后喜，

走上前就把老爷的胳膊
拉：

“老爷，你怎么也来了？”

男：“我来看你这个上天的姑
娘小秀花。”

这时候校长迎出房门外，
把老爷让进屋中去吃茶。

女：秀花說：“現在专家還沒
到，

我先領你參觀參觀吧。

這個是洛阳‘东方紅’名
聲遠，

那個是天津‘鐵牛’誰不
夸，

这边是棉花播种机，
那边是五鋒犁和釘齒耙。

.....”

男：正說話忽听上課鈴声响，
他二人进了礼堂忙坐下。
全場一陣掌声起，

女：校长上台把話发：
“这本是全县出名的植棉
专家王老汉，

請他給講講怎么种棉花。”

又一陣掌声如爆豆，

男：王老汉走上講台笑哈哈，
开言道：“我是一个庄稼

汉.....”

女：在台下愣住滿園和秀花。

你看看我来我看看你，

合：这专家原来就是老爷他。

男：王老汉站在台前来講課，
把丰富的經驗介紹給大
家，

滿園越听越高兴，

女：秀花心里乐开花。

我守着老爷好几載，
不知道老爷他是个专家。
怪不得滿園哥和他学种
地，

我也該跟他学习种庄稼。
下課后秀花去把校长找；

“校长，我想退學要回
家。”

張滿園一听心暗喜，

男：王老汉說：“孩子你們想
錯啦。

走路不能单腿蹦，
两条腿走路快能到天涯。

咱公社需要土生土长的庄
稼汉，

也需要專門学校培养出的
农业专家。

我过去不懂什么叫氮、磷、

鉗，
懂这些还多亏你們校长
他。
到将来农村要实现机械化，
若沒有專門知識可就要抓
瞎。”

女：秀花她看看張滿圓，
男：滿圓他看看李秀花，
女：听了老爷这番話，
男：心悅誠服乐开花。
女：两个人望着老爷笑，
男：老爷双手把他俩拉，
女：“你一个上天能擒彩凤，

男：你一个入地能把龙抓，
女：你一个进了学校来深造，
男：你一个留在农村种庄稼，
女：你一个跨彩凤飞的高来望
的才远，
男：你一个騎蛟龙千里之行从
头出发。
女：你二人龙飞凤舞遍地錦
绣，
男：你二人龙凤呈祥滿天飞
霞。”

(根据張庆田同志的同名
小說改編)

QJT

新 婚 礼 (二人轉)

里 果

女：春日融融照山区，

男：万里田野換新衣。

女：冰消雪化忙种地，

男：清明一到就开犁。

女：撒下良种逢喜雨，

男：雨后小苗全出齐。

女：柳叶屯离城五里地，

男：村西头住着一家本姓齐。

女：齐大娘今年五十三岁，

男：齐大爷今年五十七。

女：夫妻俩只有一个独生子。

男：起名叫齐庆余 今年三十

一。

女：六〇年在技工学校毕了业，

男：在鎮上机耕队駕駛拖拉机。

女：他在队里搞好对象，

男：姑娘叫金菊，家住張家集。

女：这一日齐大爷剛要去开

会，

男：張家集来了金菊的媽媽，
他的老亲戚。

(白) 亲家母来了，快到
屋里坐吧！

女：“哟，亲家怎么这时候还
沒下地？”

男：“我有事去开会正要去城
西，

亲家母你快进屋去。”

女：齐大娘忙給亲家母来撢
泥：

“哟，今儿个是什么风把你刮，

快进屋吧，今儿个可不能
叫你再回去。”

男：三个人谦讓往里走，

女：金菊媽被讓到了炕头里。
点着了一袋旱烟把話講：
“亲家母和亲家，听仔細，

我无事不登你們三宝殿，
有一件事情和你們商議。
眼看就是‘五一’节，
咱金菊和庆余来到婚期。
不知道你們打的什么譜？
孩子的終身大事可不能受
屈！”

男：老齐头一听此言微微笑，
“真难得亲家母想的仔
細，
(白) 亲家母啊，
我們家只有庆余独一个。”

女：(白) 对，

男：“你們家也只有一個閨
女。”

女：(白) 是啊！

男：“你們亲家在队里当队长，
我呢，在队里大小也是个
領头的。

咱们要給孩子操办喜事，
不能叫人家說东道西，指
着脊梁罵咱们不名誉。”

女：(白) 对呀！

男：“咱们的老臉皮厚倒不要
紧，
不能叫孩子在众人面前紅
臉皮。

你看西屋里那間房已經收
拾好，
被服和褥子是現成的。
我老齐虽然說是文化淺，
論世路人情我可全懂得
(的)。”

女：(白) 那——到底怎么个
操办法呢？

男：“去年又是个好年景，
該花的就花我也不吝惜。
只要是孩子們都能同意，
当老人的能有啥說的？”

女：(白) 到底怎么个譜啊？

男：“现如今这是新社会，
办喜事不能按照老規矩。”

女：(白) 那倒是呀——

“新夫妻也不用拜天拜地，
老一套干脆都免去。”

男：“对。简单地举行一个婚
礼，

拜一拜咱们領袖毛主席。”

女：“什么样的婚礼我倒不管，
主要把远亲近友全請齐，
席面上一定要說得过去，
热热闹鬧落个好名氣。
既然来誰也不能不上礼，
我核計你也沒有啥賠的！”

今天我打开窗户說亮話，
一輩子我就有这一个閨女。

可不能窩窩扁扁娶过去，
你若是不象样我可不依！
想当年你們亲家把我娶，
做媳妇那一年我才十七。
他們家穷的沒有下鍋米，
沒有彩車把我娶，我是夾包走来的，沒雇一伙吹鼓手，他家也沒摆酒席，
窩窩扁扁把門过，現如今
思想起来心里还委屈！”

男：老齐头一听此言哈哈笑，
“亲家母啊，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現如今你們的日子不象过去，
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富富有余，叫我們亲家重新把你娶，城里雇来八抬轎，再来一伙奏乐的，大把‘帖子’撒出去，亲友齐来摆酒席，可就有一样不象过去——”

女：（白）什么呐？

男：“——你不能变成一个大閨女！”

女：（白）哎哟，你还逗我呀！

男：（白）亲家母啊，“在我家多住几天你再走，我就到鎮上公社开会去。”

女：“你亲家在家里沒人做飯，趁天早我还得赶快回去。亲家呀，你說話可得給話儿作主，

說到哪做到哪話符前提。”

男：“这件事准能叫你过得去，你呀，把心放在肚子里，就等着三天接女婿，說不定給你磕头，再不然給你作个揖！”

女：金菊媽在齐家吃了午飯，过晌后自己回到張家集。

男：老齐头在社里开完了会，在社里遇見金菊和庆余，还有公社劉書記。

金菊的爸爸也去开会，休息时把庆余的婚事提。几个人打好了結婚的譜，劉書記拍手贊成笑咪咪。光阴似水流的快，

女：来到四月二十一，

男：老齐头今天起的早，
女：急忙赶奔張家集。
男：进门叫声亲家母！
女：（白）哟，亲家来了！
“什么风把你刮来的。”
男：“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件事情来商議，
孩子婚期就来到，
应用的东西沒备齐，
咱俩去趟供销社，
帮我出点好主意。”
女：“哟，你亲家他到河西去，
家中沒有看門的。”
男：“你把房門上上鎖，
院子托靠众邻居。”
女：金菊媽一伤心欢喜，
急急忙忙換新衣。
男：一前一后出門去，
女：行路之間把話提：
（白）亲家呀，
“你打算几个盘子几个碗？
最好是六凉六热小碗席。
請沒請沈阳工作的他二
舅？
請沒請梅河口的他六姨？”
男：“我准备十个盘子十个
碗，

准备下干鮮水果‘翻桌
席’。
不但是請了六姨和二舅，
还請了公社的刘書記。”
女：（白）亲家啊，你可真体
面哪！
男：“还請了机耕队青年男女，
婚礼上还得請你去講話，
講一講你出門那年受的
委屈，如今的幸福怎么
来的！”
女：（白）哟！我可不行啊，
一說話臉就紅……
男：两个人一边說話來到鎮
上，
（白）亲家母啊，
“咱先去看看儿子和閨女。
今天正好是他們休息，
找他們和咱一块买东西。”
女：来到了机耕队的大門口，
男：就听得里边鑼鼓敲的急。
女：来几个青年姑娘把他們
請，
男：把他們讓到了會議室里，
女：但只見北墙上貼着双喜
字，
男：上邊有人民領袖毛主席席。

女：有一条长长桌案中间放，
男：桌上边摆着茶水糖果和白梨。

女：金菊媽心里正然納悶，
男：从門外走来閨女和庆余。
女：亲亲热热地把爸媽叫，
男：金菊媽上下打量自己閨女。

和別人打扮全不一样，
上下身穿的都是新衣！

女：小金菊把老人家讓到宿舍，
怕的是她的媽，当人面前发脾气！

男：（白）孩子呀，
“是不是你們又开庆功会？
我們俩坐在这儿算干啥的。”

“老齐头在一旁哈哈笑，
你在这儿坐着是應該的。”

女：金菊說：“媽，全怪我事
先沒和您商議，
庆余他要到省里去学习，
决定在今天举行婚礼，
为工作才把婚期往前提。”

男：“啊！就这样窝窝扁扁办喜事？好啊！老东西，你

怎么說話不符前提！”
“样样都按照我的話办，
想当初你也点头同意的。”
女：“你言說你家亲家是队长，
你也是个領头的，样样都
能說得过去，不能叫人家說东道西，指着脊梁
說咱們不名誉！”

男：“对呀，当干部应当起模范作用，
听党話，勤儉节约数第一，
你叫我大摆酒席收喜礼，
岂不叫群众說东道西，罵
咱們不名誉！

俩孩子都是团员受党教育，
节约的道理全懂得，倘若摆酒席再收喜礼，岂不叫孩子紅面皮。”

女：“你言說去年是个丰收年景，

該花的就花不能吝惜。”

男：“虽然說去年是丰收年景，
鋪張浪费也不是應該的。
这么办两个孩子都同意，
你这个当媽的还有啥說的？”

我还有一句話 你怎么忘記？

新社會办喜事要免去老規矩。

旧社會講究吃喝和送礼，現如今鋪張浪費是可耻的！”

女：“在道上你还講十盘十碗，又什么干鮮水果‘翻桌席’。”

男：“方才你在礼堂沒看仔細？”

大茶碗小茶盤五十也有余！”

女：正是二人来爭嘴，

男：进来公社刘书记。

人已到齐举行婚礼，

二位老人忙入席，

女：金菊媽越想越有气，

男：老齐头一旁笑咪咪。

女：一对新人头前站，

男：二位老人坐首席。

女：毛主席象前三敬礼，

男：书记站起把話提：

“小齐金菊办喜事，

值得大家来学习，
沒請客来沒收礼，
免去一切旧規矩。
咱請大爷講一講，
大爷您是咋想的？”

男：老齐头一听此言忙站起
——同志們，我也沒有
啥說的，这样办不是我的
主意，我打算預備六
凉六热小碗子席，把你
們大家都請去，可是我
們亲家母她不同意，她
說这是浪费也是旧习
气！”

大家伙一听齐鼓掌：
“金菊媽思想开明多积
极！”

女：只說的金菊媽面如紅紙，
有一个地縫也想钻进去！

男：婚礼后同志們都来賀喜，

女：祝賀他們成为模范夫妻。

男：天过午夫妻双双回家去，

合：天空上一对喜鹊飞进村
里！